



傷寒論文字攷續
上

334



武中門
卷一
第...
第...

嘉永癸丑春季新鐫

鳳山伊藤馨子德氏著

傷寒論文字攷續

蘇堂藏



傷寒論文字攷續篇序



出羽伊藤子德。以儒成家。既已
貫穿六藝百家之言。又復以其
餘力推及吾醫之道。嚮著傷寒
論文字攷。賡又著續攷二卷。蓋
將使世之醫人。賈其餘勇也。頃。



持其續攷稿本來。屬余為序。余以為仲景之論文辭簡質。旨義玄奧。固非淺學所能遽窺測也。必也徵諸六藝百家之言。求之兩漢文義詞氣之間。逐字鑽研。庶乎足以窺仲景氏玄奧之旨。

矣。願者。余學殖荒蕪。力未能也。而子德乃以治經之餘。仍能一一研覈其文字異同處。徵以六藝百家之言。以奮其特見。其鋒蓋不可犯也。不知世之鑿人能賈其餘勇乎否耶。余公私寮冗。

朝出而暮歸。未暇檢尋子德所
論之詳。且先喜其用力之精到。
故於其來請序言也。畧贅數語
以還之。

嘉永六年歲在癸丑上巳後一

日

野間成紀任夫父識



經問效將刊夫父結

傷寒論文字攷續篇卷之上目錄

當今居世之士

留神醫藥精究方術

束手受敗

費百年之壽命

持至貴之重器

舉世昏迷

傷寒十居其七

勤求古訓

博采衆方

感往昔之淪喪

傷寒雜病論

豈能探其理致哉

思求經旨

務在口給

便處湯藥

九候曾無髣髴

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

辨太陽病脉證並治法上

促命期

將息

五辛

酪字說

作與屬用以五字皆同義

作字義

得字有數義

上中互訓中下互訓

上中並訓時

中字訓滿

必字用法

時字霍字義

非其治也

卧字義

温温

更反互訓

心下急

極虛有兩義

煩劇苦三字同義

卷之下

譎語

下重

協熱利

先字義

轉屬

成結胸

卓然

裏急

追逐字義

遂字凡有三義

若字義

吐血有兩義

客氣字凡有五義

有熱字說

將字義

風字說

大熱大汗字各有兩義

陰陽氣並竭說

疑字恐字義

表有熱裏有寒說

承氣湯名義

平旦服說

溫熱互訓

者字用法

病證

脾約

暴液

居然

高章牒卑字義

通計六十六則

傷寒論文字攷續篇卷之上

出羽 伊藤馨子德氏 著

門人 甲斐 柏木義質
美濃 福島元輔 同校

江戸 中島重 玄良氏 閱

馨嘗著傷寒論文字攷二卷。今復作其續二卷。將上之梓。或未難曰。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先生儒而費思於醫籍小技之間。宜與夫言若不相似。然且伊藤源佐嘗著儒醫辨。痛譏儒醫混同之非。恐先生亦不免腐儒之譏乎。程伊川有言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

足以言學。方今天下詩文之學。繪炙於人心。然先生無詩話文集一卷之著。勉著醫經之論說。可謂不識時矣乎。馨對曰。惡是何言也。子不讀長沙氏之自序歟。蓋長沙氏儒也。身舉孝廉。為長沙太守。然而憤責居世之士。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遂著十六卷。以垂法於後世。如馨亦居世之一人。則講求醫經。豈為思出其位歟。如源佐氏。雖讀書究五車。而不知繙鑿經一卷。則亦其憤責中之一人而已。馨也。源佐氏之譏。則甘受焉。寧忍蒙長沙氏之責哉。然而夫活人手段。則古今優劣。我雖不知之。但往聖醫籍。如其文字。於古則醫者能識之。在今則

非我儒不能審之。是以如傷寒論自成無已創注以來。醫家之所釋。失其訓詁者。殆過半矣。是馨之所以費思於醫籍也。且夫損有餘補不足。是識時之尤大者也。然而方今天下之儒。無家不有詩話文集。是方今天下之有餘者也。而長儒經。並長醫經者。我未聞有其人也。是方今天下之不足者也。我力雖未能損有餘。庶補其不足乎。是馨之志也。是以覃思究精。探綜群經。溫故知新。但願至蓋棺之日。著儒經說百卷。醫經說百卷而已矣。若不能充其數。則雖死我眼不瞑。我豈不識時。漫然為學者哉。夫醫之為道也。比之垂拱默化之大道。則小。雖

然非曲藝雜技之所可比也。論其經則往聖之所筆。其文簡。其旨遠。固豈可與韓柳文集。李杜詩輯。同日而論者耶。窮其源則出於神農黃帝。農黃何人。孔子演周易。與堯舜並稱。然則其源正。其道大。是以周公定周官。以其職屬之太宰。

皇朝亦崇醫道。

欽明天皇建醫博士職。以使明醫經。

嗟峨天皇設典藥官。以令廣治術。自此而世家專門。各奉其職。

皇綱解弛後。典藥雖獨存。博士失其職。嘗聞王家失禮。庶民修之。是以馨勤明往聖之古訓。以求覺將來。又修

皇朝之闕職。而庶有補於

國家。固是正儒之所為。而豈腐儒之所能哉。若賦無實之詩。綴浮華之文。而言儒道既已畢矣。則儒道亦其卑矣。聊記鄙對為題言。

當今居世之士

謹案。當訓抵非。是當方音近而字通。當今與方今同義。字典曰。方。今也。詩秦風曰。方何為期。鄭箋云。方。今以何時為還期。據此。方。今為同義連用之文。與即。今同例。爾雅釋詁曰。即。今也。古者當如互訓。如又訓而訓。乃並見王引之經傳釋詞。故有如今而今。乃今之文。如通作假。故有假今之語。假今字。見荀子非十二子篇。及彊國篇。並為同義連用之文。

留神醫藥精究方術

謹案醫藥二字並當做虛活字看。猶言治療也。禮記曲禮曰。不以隱疾。鄭注云。隱疾難為醫。此醫字即治療意。荀子富國篇曰。藥傷補敗。楊注云。藥猶醫也。此藥亦治療意。大雅板詩曰。不可救藥。救藥猶治療也。故家語正論篇曰。不知吾所聞而藥之。王注云。藥治療也。是也。醫藥是同義連用之文。與方術同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官修其方。杜注云。方。方術也。然則方術亦是同義連用之文也。方術謂養生延命之術也。養生延命是醫家之本。故下文曰。余宿尚方術而治療亦該其中。所謂舉重而輕從之者。如秦紀所謂方術之士可見。醫藥謂有病而後治療也。

之也。先言醫藥。而後言方術者。因文辭照應之次第也。下文所謂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即醫藥處也。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即方術處也。文理照應甚嚴。千金方行義改醫術方藥者。謬妄甚矣。

束手受敗

諸注家皆不釋受敗字。何如解得。若敗為疾病傷敗之義。則所謂壞病乎。豈其然乎。馨謹案。昭三十一年左傳曰。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馮李驊注云。受任也。受字與此同。敗謂死亡也。束手受敗。言如縛束手。無所措置。而但任其死亡也。古人身死國亡。並謂之敗也。呂氏春秋

情欲篇曰。俗主虧情。故每動為亡敗。耳不可聽。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筋骨沈滯。血脉壅塞。九竅寒寒。曲失其宜。雖有彭祖。猶不能為也。高注云。敗。滅亡也。謹案。高注。非謂國家滅亡也。死亡之謂也。鄒風載駢序曰。衛懿公為狄人所滅。鄭箋云。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春秋昭二十三年曰。胡子髡沈子逞滅杜注云。國雖存。君死曰滅。然則滅亡與死亡同。古人以國警身故。國亡身死俱謂之滅也。周易復上六曰。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揚啓新注云。國警身。君警心。總是假象也。是也。素問移精變氣論曰。標本不得。亡神失國。此國是指身也。荀子王霸篇曰。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標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心素問疏五過論曰。精神內傷。身必敗亡。此敗亡猶死亡。生氣通天論曰。不亟正治。粗乃敗之。王注云。粗工輕侮。必見敗亡也。是王氏以亡釋敗也。尚書微

子篇曰。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此敗亦謂死亡也。荀子彊國篇曰。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下之國。猶言諸侯也。禍謂國亡也。敗謂身死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曰。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此敗謂軍敗也。與上文兩敗字意義自不同。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此敗令尹自敗之敗。皆謂死亡也。是古人謂身死曰敗之明徵也。國亡亦謂之敗者。隱五年傳曰。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桓二年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襄二十九年傳曰。子為政。慎之以禮。不

然鄭國將敗。此敗皆謂國亡也。

賈百年之壽命

注家曰。賈齋同。千金方作齋。齋亦持也。馨謹案。作齋為是。齋資古者互通。人之所稟於天。謂之資也。壽命故云資。重器故云持。語辭得比類。然注家齋持為同義。恐失文意。周禮天官外府職曰。齋賜予之財用。鄭玄注云。鄭司農云。齋或作資。今禮家定齋作資。玄謂齋資同耳。其字以齋次為聲。從具變易。古字亦多。或戰國策秦始皇帝策曰。王資臣萬金而遊。鮑彪注云。資齋同。是齋資互通之明徵也。持至貴之重器。

或問曰。讀先生所著之文字。攷謂人身曰至貴。引韓非子徵之。其證甚確。但至重器。則以易大傳形乃謂之器為徵。然形乃謂之器。則凡指萬物之總形。不必限人身。乃其證未必為確也。且仲景自序無一語不有出處。獨謂人身曰器。未詳其所出。有他見乎。馨答曰。謂人身曰器者。往聖古言。張氏豈無所原。而妄立言哉。素問寶命全形論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此器指人身也。言食鹹鹽。其氣令人身泄汗也。王注器為陰囊及膀胱。偏見難從。六節藏象論曰。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器。王注蓋泥此文者乎。天元紀曰。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則分之。生化息矣。此

器雖似汎指生物。然重指人身者也。故王注云。器謂天地及諸身也。以其身形包藏府藏。受納神靈。與天地同。故皆名器也。蓋此張氏之所原也。

舉世昏迷

說者曰。昏迷者。言智昏心迷也。馨謹案。昏迷分解。非是。昏亦迷也。昏迷是同義連用之文。與下文覺悟。文例相同。呂氏春秋誣徒覽曰。昏於小利。惑於嗜欲。高注云。昏迷也是也。尚書大禹謨曰。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不恭是二字而一義。則昏迷亦為二字一義明也。又胤征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此昏迷聞知對言。而聞

知二字而一義。則昏迷亦是二字一義可知。呂氏春秋異寶覽曰。無以為之名。不可得而聞。高注云。聞知也。楚語曰。不知其以匱之也。韋注云。知聞也。此聞知互訓。然則昏迷字。是為二字一義者。蓋古來之定義也。覺悟字。見漢書司馬相如傳。

傷寒十居其七

居字諸注闕解。馨謹案。居當訓當也。禮記王制曰。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鄭注云。居猶當也。是也。如論語。顏淵篇。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孟子。公孫丑篇。夫聖孔子不居之居。亦皆當字意。

勤求古訓

謹案求者講求也。猶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之求。初學或為求索之求。故今辨之。講求字。見宣十二年左傳。

博采衆方

謹案采是擇取也。禮記昏義曰。昏姻用納采。陸氏釋文云。采。擇也。許氏說文云。將取也。宜兼此二訓看。如詩采采芣苢。采采卷耳。亦皆擇取之義也。衆方者。謂諸家之藥方也。與靈樞所謂諸方不同。靈樞病傳篇曰。黃帝曰。余受九鍼於夫子。而私覽於諸方。或有導引行氣。喬摩灸熨。刺炳飲藥之一者。可獨守耶。將盡行之乎。岐伯曰。諸方者。衆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盡行也。此諸方者。言諸多也。藥方之方。雖諸說衆。宜從儒門事親。其說曰。易之方術也。

云。方以類聚。是藥之為方。類聚之義也。是也。蓋論中所載藥方。必不出於一人手。故其分量。如杏仁或以個言。或以升言。石膏或以斤言。又言如鷄子大。其言不一。則博采衆方。可以見矣。或難馨曰。余聞凡醫經中單稱方者。皆醫之方術。而絕無言藥方者。然今子釋衆方。為諸家之藥方者。無乃謬乎。馨曰。惡是何言也。藥方單稱方者。古醫經中。不暇枚舉。請舉其三四。本經通脈四逆湯方後曰。病皆與方相應者。乃加減服之。加減二字本脫。今據外臺補之。素問五常政大論曰。帝曰。有毒無毒。服有約乎。岐伯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無毒。固宜常制矣。至真要大論曰。帝曰。氣有多少。病有

盛衰治有緩急。方有大小。願聞其約奈何。又曰。帝曰。善。方制君臣。何謂也。此方明明皆指藥方也。然則馨之所說。豈可為謬哉。夫學者之為說。古之所謂立言也。臧文仲有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是立言與德功並稱。然則立言之道。不可苟已矣。苟之則不翅欺已。又使人謬矣。豈可不慎哉。

感往昔之淪喪

或問曰。諸注家感字無解。問之衆醫。亦皆不能明釋。其訓何如。馨答曰。此感當釋痛憂也。與下傷字意義略同。曰。其徵何如。曰。呂氏春秋園道覽曰。為其感而必知也。高注云。

感者痛恙也。爾雅云。恙。憂也。是也。

傷寒雜病論

傷寒雜病二書。皆以論為名。古今注家。釋其義各不同。或為論定之論。或為議論之論。或為辯論之論。或為論難之論。然於本經。絕無所據。則竟不能一定已矣。馨謹案。仲景自序曰。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其上文數句。即所以以論為名之由也。於其釋義。奚俟他求。呂氏春秋當滌覽曰。古之善為君者。勞於論人。高注云。論猶擇也。鄭玄釋論語字曰。論。理也。傷寒雜病論之論。宜該此二訓看。論又作綸。易大傳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朱熹本義云。

論有選擇條理之意。是也。自序所謂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即選擇處也。並平脉辨證。並普亦辨也。說見正篇。即條理處也。其義豈不詳明且確乎。豈能探其理致哉。

謹案。致當該深審二訓看。禮記樂記曰。致樂以治心。鄭注云。致猶深也。審也。是也。言人體之妙。平身則玄冥幽微。是以豈能探其理之深哉。有病則變化難極。故豈能探其理之審哉。變化難極句。以疾病言。素問調經論曰。百病變化而生。是也。致字但訓至極。恐屬嚼蠟。

思求經旨

謹案。思求二字尤緊要。此是通神悟之權輿。短期決論。九候鬚髻。皆出於此。注者見不及此者何也。思求即荀卿所謂思索也。荀子勸學篇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楊注云。思索。思求其意也。脩身篇曰。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禮論篇曰。思索熟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其義可見。務在口給。

謹案。口給自是二事。口者多辯也。漢書淮南王安傳曰。慧有口。師古注云。性慧了而口辯。是也。尚書說命。惟口起羞之口。亦多辯意。給者。恭言而佞於人也。禮記仲尼燕居曰。

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鄭注云奪猶亂也。足恭之人似慈仁實鮮仁。特言是者感子貢也。子貢辨近於給是也。論語給仁對言與禮記同則其書之意亦必如是矣。何晏釋捷給朱熹訓辨皆失古義。

便處湯藥

或問曰諸注家不釋處字不知為何義。閱字書云處制也。然則處湯藥者作湯藥之意乎。馨答曰否不然。處訓留止。故人之將去時留物與人謂之處也。醫者到病家留藥與人而去故謂與藥曰處也。處字頗妙。禮記檀弓曰子路去

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及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處字之義可見。鄭注釋安謬也。

九候曾無髮髻

諸注家不釋曾字。釋髮髻字曰與彷彿同。說文曰彷彿相似也。佛見不諦也。馨謹案曾則也。論語八佾篇皇疏曾字不承九候字而承短期句。九候曾無髮髻猶言則九候無髮髻也。言短期未知決於則九候之微固無神悟也。則字倒用。古文甚多。太陽病中篇曰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身

體則枯燥。猶言則身體枯燥也。金匱腹滿寒疝宿食病篇曰。其氣必衝。不衝者。心下則痞。心下則痞。猶言則心下痞也。詩召南曰。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我心則降。猶言則我心降也。文元年左傳曰。履端於始。序則不愆。序則不愆。猶言則序不愆也。此例不服。故舉又謹案。髮髯者。言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而心能審諦之也。所謂通神悟之妙者也。素問八正神明論曰。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若神髮髯。此一句。又見靈樞官能篇。若神髮髯者。言鬼神之為物。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但祭者之誠心。能審諦之。而焄蒿悽愴。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通神悟之妙者。慧然獨悟。照

然獨明。亦能如此也。神明論又曰。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知其所在者。知於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莫知其精。而見邪形也。又曰。帝曰。何謂神。謹案。此神髮髯之神。異。王冰云。神智通悟。是其義也。岐伯曰。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目不明。心閉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照。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謹案。耳不聞以下。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鍼之論不存也。由此觀之。九候曾無髮髯。蓋張氏

易集論文字文讀 卷之七 蘇靈齋

取之於神明論。注家引說文釋髮髯字。然於解醫經其意未盡。故今詳焉。

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

注家無釋宿尚字者。何如解得。宿釋先昔。則下句當云事

斯語矣也。請字不妥。馨謹案。宿讀為肅。禮記祭統曰。宮宰

讀為肅。靈樞禁服篇及劉向新序雜事篇並有齋宿三日之文。齋宿即齋肅也。禮器曰。七日戒。三日宿。鄭注云。戒散

齋也。宿致齋也。齋宿三日。即謂致齋三日也。是宿肅通之明徵也。朱熹釋孟子齋宿云。齋戒越宿也。是不知古訓之

妄解也。肅者。疾力也。尚者。勉強也。事猶任也。言余疾力勉強

方術。請以夫子之語為自任也。肅之為疾力。人皆知之。尚

之訓。勉強或不知之。故今舉其徵。國語楚語曰。遇之於鄭

郊饗之。以璧侑曰。子尚良食。二先子其皆相子。尚能事。晉

君以為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

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此三尚字。皆謂勉強也。故韋注

云。尚強也。襄二十七年左傳曰。尚矣哉。能散神人之尚。亦

勉強之意。尚矣哉者。嘆勉強德音也。與昭四年傳先王勉

修德音。以享神人。同意。是尚訓勉強之明徵也。荀子王霸

篇曰。斷事其外。揚注云。事任也。謂斷決任事於外也。事字

與此同義。

辨太陽病脉證並治法上

一童子問曰。太陽病上篇標題。成本及全書。並治下有法

字。中篇以下諸篇皆無。宋板上篇亦無。諸篇為一例。蓋其有者衍文乎。馨答曰。否。不然。治法自是二事。與上文脈證字一例。治是治療。法是發汗法也。發汗法者。上篇桂枝湯方後獨載之。他篇則曰餘如桂枝法。而不更復載其法。故但上篇題法字而已。發汗是法之最重者。中風傷寒溫病。雖其證不同。其藥亦異。皆不過發汗一法也。儻一失之。則異證萬變。不可測知。故題法字。以明其尤可慎也。宋板刪法字。諸篇齊字例者。似是反非。不可從焉。

促命期

太陽病上篇曰。再逆促命期。注家不釋促字。是以初學或

為急促之促。然命期非死之謂。焉可釋急歟。促當讀為感。感縮也。古者促感縮數皆通。大雅召旻詩曰。日辟國百里。今也感國百里。毛傳云。感促也。此促字即縮字。謂縮小也。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草木蚤落。鄭注云。生日促。孟夏行冬令。草木蚤枯。注云。長日促。此促亦縮字。謂縮短也。吳越春秋夫差內傳曰。吳國之命斯促矣。杜甫高都護總馬行詩曰。踈促蹄高如踳鑣。此促亦皆同。戰國策楚頃襄王策曰。其縮甲則可。鮑注云。縮感也。孟子梁惠王篇有感頓字。呂氏春秋遇合覽有縮頓之文。意義全相同。靈樞本輸篇曰。濶數之度。淺深之狀。濶數即濶縮之意。可見促感縮

數皆通也。桂枝湯方後曰：後服小促其間，亦縮短之意也。
將息

一醫始訪馨。談醫經曰：論中將息字，注者釋行止，是不知字義耳。凡言將息者，皆謂攝養也。引千金外臺及王獻之語。王建詩：白居易句：煩舉數徵，喋喋辯之。馨，心謂。此醫自誇博引，不知其非。不直則道不見，請設一論以解其惑。乃言曰：止於其書其義塞者，雖徵多亦奚以為。將訓養，見大雅桑柔詩毛傳。息訓生，見諸書。則將息之為攝養，兒童尚識之。然古人用字不必一定，撰者隨心而轉義者，不服枚舉。諸書所用悉一義，而一書獨異其義者，其例亦不鮮。今

子有攝養之言，因以養生字論之。養生字，莊周養生主，嵇康養生論，其他之書所用，亦皆限於攝養一義。獨至越語曰：美惡皆成以養生，則為天地成萬物，以長育民生之義。其意不同。若執攝養一義以解越語，則不免守株刺舟之笑已矣。此書將息字訓行止，實不刊之定說也。何者？若餘如桂枝法將息及禁忌，禁忌是桂枝法中之事，則將息亦為其法中之事可知已。然而桂枝湯方後獨載禁忌，而不言攝養。至桂枝加葛根湯方後始有將息之文，其理殆塞。然則將息是非攝養，無辨而可知。古人之文自有詳略，詳言則曰餘如桂枝法將息及禁忌，將者指若不汗更服依

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其間。半月許令二三服盡。及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不汗者。乃服至二三劑。息者。指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略言則但曰餘如桂枝法。而將息禁忌。亦該其中耳。發汗尤重。將息將不足。則病不愈。過則生異變。息亦然。過則病不愈。不及則致危難。此治術之尤重者。故特舉將息之文。如麻黃湯方後。雖略禁忌。獨舉將息戒之。其義可見。一醫曰。子所論辨則辨矣。然余未肯服。何者。古人用藥。或曰行。或曰施。或曰與。其名雖不一。未見言將者也。是余之所以未信也。醫曰。足下不知目睫之事。強立異見。妄非先哲。甚可惡矣。學士之成說。各有所見。

不能必使人人從已說。然至有或失諸目睫。或意義彼此相塞。則說者之罪也。用藥曰將者。固往聖古言。靈樞終始篇曰。補陽則陰竭。寫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此將字何如。豈非子失諸目睫耶。其人憮然為問曰。命余矣。

五辛

嘗訪一老醫。坐既定矣。老醫卒然問曰。僕自幼喜方書。研精覃志。殆五十餘年。如傷寒論。則讀過至數百遍。是以無文不可解。無條不可釋。但桂枝湯方後所謂五辛者。雖探索累歲。而終不能知為何物。獨以為憾矣。咎殷良醫心。

鏡以蒜葱韭薤薑為五辛。然桂枝湯方中有生薑。則於食竟不可忌也。或曰方中雖有生薑。自定其分量。若食之則妨其分量。故忌之。此說似有理。而未為妥。何者。果如其說。則與白虎湯者。其忌米飯乎。豈有此理哉。注者曰。古無五辛之目。其說蓋出於釋氏。其見頗卓。今姑從之。敢充鷄肋。聊忍一捨。子以為何如。馨答曰。五辛者。往聖所說。與釋氏禁葷辛者。何涉焉。奚可以充鷄肋哉。答殷以蒜葱韭薤薑為五辛者。實出於附會。靈樞五味論。少俞曰。辛入於胃。其氣走於上焦。上焦者。受氣營諸陽者也。薑韭之氣薰之。營衛之氣。不時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此少俞論辛。而舉韭

薑二物。故唐人添之。蒜葱薤三物。強以充五辛之數。然據五味篇。則以薤為苦菜。而未屬辛物也。然則其說固無稽。絕不足信耳。馨乃謂。古人所謂五辛者。謂黃黍雞肉。桃實。葱菜及白物也。五味篇。黃帝曰。穀之五味。可得聞乎。伯高曰。請盡言之。五穀。秬米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五菓。棗甘。李酸。栗鹹。杏苦。桃辛。五蓄。牛甘。犬酸。猪鹹。羊苦。鷄辛。五菜。葵甘。韭酸。藿鹹。薤苦。葱辛。五色。黃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宜辛。凡此五者。各有所宜。據此則古人所謂五辛者。謂黃黍雞肉。桃實。葱菜及白物也。孔明白矣。素問藏氣法時論亦云。黃黍雞肉。桃葱皆辛。又方盛論云。肺氣虛則使人夢見白物。然則凡白色之

物皆屬肺金。老醫愕然而驚。探書閣。出靈樞。開其篇曰。今而為辛也。子所引條之下文。但曰肺病者。宜食黃黍雞肉桃葱。而不列白物。然則以黍雞桃葱為四辛則可也。以白物充之。稱五辛。恐屬牽強。馨曰。經文既列五穀五菓五畜五菜五色。而結之曰凡此五者。各有所宜。則白物亦與黍雞桃葱同。於病有宜食。又有不宜食必也。然則以此合為五辛。奚為牽強哉。其曰肺病者。宜食黃黍雞肉桃葱。而不列白物者。白色之物饒多矣。乃不能如黍雞桃葱。定指何物。故略而不言之耳。老醫又曰。果如子說。則糜粥固是白物。然桂枝湯方後。云欲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則其病不禁白物。

孔明白矣。然則一條之中。而前後自矛盾。豈非失之目睫歟。馨曰。翁之言拘泥甚矣。如此等。則固以大概言之。假令如論五行。雖言木青火赤土黃金白水黑。然土有白墳黑壤。金有黃金赤銅。且黃黍其色黃。然而靈樞以之為辛物。若一概論之。則往聖五行五色相配之說。悉為無是烏有乎。若夫五色五味。乃常人之有見而可知。又有不可知。有咀而可知。又有不可知。或有色赤而味甘。或有味辛而色黃。是以或取色定其性。或因味知其能。或因形。或依氣。其所據不必一定。則至其理致也。雖離婁之目。易牙之口。有所不能知。而獨非聰明睿智。達天德者。不可及也。故凡事

物之理我力之不能知者不知不識順聖之教可也是以若夫糜粥亦雖白色未能定以為辛物也老醫怫然曰子何喙之三尺也靈樞既云肺病者宜食黃黍雞肉桃葱然而太陽病者皮毛之病皮毛者肺之所主也由此觀之太陽病宜食五辛而竟無禁之之理然則張書靈樞方枘圓鑿不相容也奚可混說哉馨曰翁之說經知一不知二蓋曰肺病者宜食黃黍雞肉桃葱者言肺氣不足之病則食之而補益其藏也太陽病實皮毛之病而皮毛雖屬肺然其病未至藏藏亦未為虛但是病在營衛二氣者也素問評熱論曰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可見太陽病病在氣也病

之在氣者食辛物聖者以此為五裁之一而所深禁也故張氏亦於表病禁忌五辛耳如烏梅丸證則雖皮毛厥冷不可為表病故其方後但云禁生冷滑物臭食等而不及五辛也其意之妙可以見矣張書靈樞奚有不相容歟但學者讀經而不能詳其意已矣靈樞九針論曰五裁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素問宣明五氣論亦云氣病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矣必自裁也命曰五裁也據此則表病禁五辛其說豈不明白且確哉老醫目眩然而不曠舌橋然而不下馨乃話他而還矣

酪字說

一醫喜立奇說。一日與馨相見。乃語曰。桂枝湯方後所謂酪者。非乳酪也。乳酪是胡貉之食。古者中國之人所不食。通鑑漢文帝紀曰。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漣酪之便。美也。胡三省注云。漣。竹用翻。又都奉翻。乳汁也。酪。盧各翻。以乳為之。是酪者胡貉之食。古者中國之人所不食也。此是謂醋漿也。醋性酸收冷寒。故禁食之。禮記所謂醴酪鹽酪。皆指醋漿。與此同矣。馨笑曰。張書十六卷。今所現傳。僅不過紙本二冊而已。然足下唯覽傷寒論一部。未讀金匱乎。就金匱攷之。蓋酪有二。一是醋酪。一是乳酪。且世說載陸機於王文仲家飲羊酪事。陸機晉人。去仲景世未久遠。則當時雖中國人。豈可決

言無食耶。禽獸魚蟲禁忌篇曰。羊肉不可共生魚酪食之。菓實菜穀禁忌篇曰。白苣不可共酪同食。作蠶蟲。此二酪者。雖不知何酪。同篇所謂杏酪不熟傷人者。明明是醋酪也。謂杏子酸醋。不甘熟也。禽獸魚蟲禁忌篇又曰。食生肉飽飲乳。變成白蟲。原注云。一作血蟲。此是豈止曰小兒乳哺。我白蟲蓋素問所謂白蠱也。王機真藏論曰。少腹熱而痛出白。一名曰蠱。是也。是豈小兒之病哉。然則乳即乳酪也。古人酪亦單稱乳。素問方宜論曰。其民樂野處而乳食。是也。若果如子所說。以酪專為醋漿。則菓實菜穀禁忌篇有醋合酪食之。令人血瘦之文。是為以醋合酪乎。不通殊甚。

作與屬用以五字皆同義

太陽病上篇曰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子佳醫謹案古

人製藥謂之作然恐非此條意此當訓用也論中作字為

用字意者甚多古今注家見不及此者何也請舉其徵同

篇曰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

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此二作字亦皆用

字意用以同義以柴胡加芒硝湯主之太陽病中篇醫以理中

與之太陽病下篇用後方主之金匱百合病篇當以溫經湯主之婦人

篇文例與此一律然注家謂甘草乾薑湯芍藥甘草湯二

方俱仲景所始製故各置作字以分桂枝之古方也此望

文主義可捧腹矣辨脈法曰凡作湯藥不可避晨夜柴胡

加芒硝湯方後曰分溫再服不解更作金匱芍歸膠艾湯

方後曰日三服不差更作此數作字亦皆用字意也成八

年左傳曰詩云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杜注云作用也禮記

郊特牲曰卜郊受命于祖宮作龜於禰宮陳澧注云作猶

用也是作訓用之明徵也與亦訓用又訓以與訓以徵見王氏經傳釋

詞故又有與五苓散主之太陽病中篇與小柴胡主之同篇與

桂枝湯主之金匱奔豚氣病篇之文宋板此與字皆刪去蓋宋儒

之淺見也呂氏春秋貴直覽曰王胡不能與野士乎高注

云與猶用也是也屬亦訓與因又有屬當歸四逆湯主之

辨不可下之語。此屬亦以字意。戰國策燕王噲策曰。燕王
脉證篇因舉國屬子之。鮑注云。屬猶付與也。國語越語曰。請委管
籥屬國家以身隨之。此屬亦付與意。故韋注云。屬付也。是
 也。然則作與屬用以五字皆同義。古人用字奇變。往往如
 此。不可不知。

作字義

太陽病上篇曰。若欲作再經者。鍼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
馨謹案。此作當訓生。古人病之加進謂之生也。昭元年左
 傳曰。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是也。傳文前曰。君子
 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
 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

壹之則生疾矣。此生疾謂釀疾也。後曰。男女辨姓。禮之大
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
 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此生
 疾謂加進疾也。生疾字自有兩義。混說則違矣。古者作生
 同義。小雅采薇詩曰。薇亦作止。周頌天作詩曰。天作高山。
 毛傳並云。作生也。是也。禮記檀弓曰。文子曰。死者如可作
 也。吾誰與歸。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清氣在下。則生殮泄。
 濁氣在上。則生臃脹。此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金匱曰。氣
 分。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水飲所作。水氣病篇又曰。白芎不
 可共酪同食。作蠶蟲。菓實菜穀禁忌篇此數作字。亦皆生字意。生
 本訓進。又訓滋長。病加進亦曰滋。傷寒例曰。故謂病之加
 小兒女子。益以滋甚。是也。進亦曰生也。尚書盤庚曰。敢恭生生。又曰。生生自庸。孔傳

並以進進釋之說文曰。生進也。荀子王制篇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楊注云。生謂滋長也。是也。

得字有數義

謹案論中所用得字有數義。求得受得。是其常義。固不俟辨說。太陽病上篇曰。若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得湯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又曰。傷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此兩條得字。皆當訓與也。與得對用。但變其文而已。其義則一。古者與得互訓。戰國策齊閔王策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鮑注云。得猶與。

也。齊求地而楚與之。為得成。荀子彊國篇曰。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云云。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此與人與道。即得人得道也。與得對用。而其義一者。是古文奇處。國語越語曰。范蠡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此三與字。亦皆得字意。與天者。言得天道也。與人者。言得人心也。與地者。言得地利也。韋昭與天並訓法。與人之與。獨為取得之義者。誤也。是與得互訓之明徵也。得字又有當訓至者。呂氏春秋當染覽曰。所染不當。理奚由至。高注云。至猶得也。是至訓得。則得亦宜訓至也。僖十五。年左傳曰。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又十九年傳曰。將以求霸。不亦難。

乎得死為幸。言早死則國不亡故至死為國之幸也非求而得之謂也此兩得但是至字意。太陽病中篇曰。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又梔子豉湯。梔子厚朴湯。梔子干薑湯。方後並云。得吐者止後服。厥陰病篇曰。外氣怫鬱復與之水以發其汗。因得噦。太陽病中篇有甚者至噦之文此數得亦皆至字意。然張志聰謂。梔子豉湯方後得吐者止後服六字。此因瓜蒂散中有香豉。而誤傳於此也。是不知一得字義。妄疑古經者也。馨常謂凡注古書不俟確證以私意妄刪補者皆聖者之罪人也達者雖不惑。患者必信其謬。實學士之大戒也。夫藥苦烈者。雖非吐劑。或有至吐者。

凡梔子湯證。皆發汗吐下後虛而生異證者也。若服湯。因其苦烈至吐。則恐復更益虛。故至吐者止後服也。其義豈不明哲乎。若果如張氏所言。因瓜蒂散中有香豉。而誤傳於此者。則梔子厚朴湯。梔子乾薑湯二方。並無香豉。然而其方後亦皆有得吐者止後服六字。其說至此窮矣。注家襲張說者。皆由不知字義耳。得字又有當訓取者。太陽病下篇。甘草附子湯方後云。初服得微汗則解。此得即是取字意。麻黃湯方後云。覆取微似汗。金匱外麻龍甲湯方後云。老小再服取汗是也呂氏春秋順說覽曰。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注云。得猶取也。是其徵也。得字又有當訓出者。太

陽病下篇曰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此得即下出之意煎

導方後云當大便出是也又曰脉來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名

曰代陰也得此脉者必難治此得即見出之意通脉四逆湯方條云

脉不出者是也呂氏春秋貴公覽曰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注

云得猶出也。是其徵也。得字又有當訓助者。得本訓與與

訓助。故得字亦有助義也。辨不可下病篇曰。故邪氣浮之。

與皮毛相得。相得者言相助也。言內邪浮皮毛。與皮毛之

邪相助。而成病也。金匱瘧濕暍篇曰。寒濕相得。其表益虛。

此相得亦相助之意。言寒與濕相助。而病彌劇。故表氣益

虛也。水氣病篇曰。陰陽相得。其氣乃行。此相得亦同義。藏

府經絡先後病篇曰。夫諸病在藏。欲攻之。當隨其所得而

攻之。如渴者與猪苓湯。其所得者。言其所助也。蓄水助邪

熱而生渴。故先攻其所助之水。與猪苓湯。利其小便也。國

語晉語曰。退而私於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韋注

云。與我助我也。呂氏春秋樂成覽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注云。與猶助也。戰國策秦孝王策曰。不如與魏以勁之。鮑

注云。與猶助也。是與訓助之明徵也。

上中互訓中下互訓

謹案。上中互訓。中下亦互訓。國語越語曰。夫上黨之國。我

攻而勝之。韋注云。黨所也。上所之國。謂中國也。此以中釋

上。也。華夏國於四夷之中。故曰上所之國也。或解上國為上流之國。誤也。吳語曰。上征上國也。呂氏春秋知化覽曰。君王之令。必行於上國。韋高並云。上國中國也。是上中意義全相同。辨陰陽差後勞復病篇曰。胃上有寒。當以丸藥溫之。宜理中丸。此胃上即胃中也。錢潢謂胃上口。若果如其說。則胃上口即上焦也。靈樞營衛生會篇曰。上焦出於胃上口。理中理中焦。太陽病下篇豈可用理中耶。其非不辨而可知。金匱瘧濕暍篇曰。胸上有寒。渴欲得飲。此胸上即胸中也。本經瘧濕暍篇作胸中。可徵。少陰病篇曰。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辨脈法曰。食卒不下。氣填於膈上也。金匱嘔吐噦

下利病篇曰。嘔吐而病在膈上。此膈上皆謂膈中也。少陰病篇又曰。少陰病。下利。脈微澁。嘔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溫其上。灸之。其上即其中也。中猶建中之中指腹中也。灸亦宜灸腹上也。舊解云。灸頂上之百會穴。此說不止誤文義。恐失治療矣。金匱婦人雜病篇曰。寒傷經絡。凝堅在上。嘔吐涎唾。此在上即在中也。亦蓋指腹中。是上訓中。則中亦宜訓上也。金匱中風歷節病篇曰。大風。四肢煩重。心中惡寒。不足者。此心中即心上也。指心胸以上。身體一處惡寒者。猶少腹惡寒。婦人雜病篇足下惡風。太陽病中篇類也。若釋心裡。則意義恐塞。又肺癰欬嗽上氣篇附方條曰。煩滿。

胸中甲錯。是為肺癰。此胸中即胸上也。指胸之皮上也。若釋胸裡。則亦意義塞。是中訓上之徵也。中又訓下。如胃中有燥屎之胃中。則胃下之意。即指腸府也。不言腸中。而稱胃中者。以因胃熱結屎之故也。蓋胃中字有二義。猶心下字有二義也。胃中有熱。即消穀引食之胃中。則指胃內也。與稱有燥屎者自別。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曰。汗出腠理開。而中於邪。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頰則下少陽。其中於膺背兩脇。亦中其經。此中其經。謂下其經也。故熊宗立音注云。中一本作下。可徵。是中訓下。則下亦宜訓中也。邪氣藏府病形篇曰。心下澹澹。恐人將捕之。

此心下即心中也。四時氣篇作心中。經脈篇亦有心中澹澹字。可徵。辨可吐病篇曰。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結。以客氣在胸中。心下滿而煩。欲食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吐之。此心下即心中也。此是病在胸中者。豈有心下滿之理歟。心下滿者。又奚可吐之歟。厥陰病篇曰。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中滿而煩。飢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據此。心下之為心中。甚明白。全書直作心中。蓋趙沈之所改也。金匱婦人產後病篇曰。時時有熱。心下悶。此心下亦心中也。是下訓中之徵也。他可類推。

上中並訓時

霍亂病篇曰。傷寒其脉微澁者。本是霍亂。今是傷寒。卻四五日至陰經上。轉入陰必利。馨謹案。上當訓時也。陰經上猶言陰經時也。指四日太陰。五日少陰之時也。戰國策魏安釐王策曰。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鮑注云。上謂當其時也。是上訓時之徵也。上中互訓。故中字亦有時字意。同篇曰。到後經中。頗能食。此後經中。謂再經時也。太陽病下篇曰。脉按之來緩。而時一止復來者。名曰結。又脉來動而中止。更來。小數中有還者。反動。名曰結。陰也。脉來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名曰代。陰也。此是中亦時也。辨不可下病篇曰。喘汗而不得呼吸。呼吸之中。痛在於

脇。此呼吸之中。即呼吸之時也。他可隨處而求其義也。

中字訓滿

辨可吐篇曰。病胸上諸實。胸中鬱鬱而痛。不能食。欲使人按之。馨謹案。胸上即胸中也。下之胸中。蓋胸滿也。可吐之病。胸滿者多。如次條。心下滿而煩。此心下即心中也。說見上。欲食不能食。及瓜蒂散證。心中滿而煩。飢不能食。厥陰病篇可見。金匱腹滿寒疝宿食病篇附方曰。外臺柴胡桂枝湯方。治心腹卒中痛者。此中痛即滿痛也。五藏風寒積聚病篇曰。脾中風者。翕翕發熱。形如醉人。腹中煩重。煩重甚重也。說見卷末。此腹中即腹滿也。若解腹裡。則煩重字不通。漢書文帝紀曰。令其量

中師古注云。中猶滿也。是中訓滿之徵也。
必字用法

鞠街眼醫鈴木秀菴以醫學與馨相知。其齒過艾。孜孜尚不倦。診治之暇。手不釋卷。時時來馨講筵。叩古經之說。其學雖不博。矻矻之餘功。其所發明。往往有出人意表者。一日來話曰。論中所用必字。有與他書所用意義少異者。或為文外有所對而期之辭。如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之必是也。必自下利者。非太陽陽明合病。悉必自下利之謂也。猶言太陽與陽明合病。嘔者不下利。不嘔者必自下利也。凡物兩盛。則勢必相戰。是自然之理。

太陽陽明合病者。兩陽並盛。內外俱灼。故其勢非上而為嘔吐。則必下而為自利也。嘔與利雖異上下。其理相同。不下則吐。吐則不下。故辯可吐病篇曰。下利日十餘行。其脈反遲。寸口脈微滑。此可吐之。利則止。其理可見。然則此條宜與次條太陽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對看而求義者也。葛根有解盛熱之功。本草蘇頌曰。葛根主大熱解肌。是也。又有止熱利之能。葛根黃連黃芩湯可見。故太陽陽明合病。自下利者。單用葛根湯方。而不待加味也。不下利但嘔者。葛根雖有解熱之功。無治嘔吐之能。故加半夏湯主之也。又或有不嘔不利。但鬱於內。成

喘而胸滿者。此是兩陽鬱結。非葛根之所能發也。故以發散營邪鬱滯之麻黃湯與之也。故下載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宜麻黃湯主之條也。必自下利。不下利。但嘔喘而胸滿。此三條互相照。則必自下利之必字。知意義分明。馨聞此說曰。奇哉子之釋必字也。暗與愚見相符。馨釋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之必字。亦為文外對他病而期之辭。必吐膿血者。非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悉吐膿血之謂也。猶言凡服桂枝湯吐者。無害則已矣。若其有害者。不成他病。後必為吐膿血之病也。吐膿血者。即肺痿病也。金匱說肺痿原因曰。熱在上焦者。因咳為

肺痿。又曰。肺痿或從汗出。或從嘔吐。凡桂枝湯。皆溫藥發汗之劑也。服之則溫熱在上焦。又吐則勞肺氣。飲發劑吐者。因吐激汗多漏出。然則凡服桂枝湯吐者。具肺痿之三因。是以強人雖無其害。羸者受肺氣憔悴之害。故歷時日後。其病不致他證。必為吐膿血之肺痿也。如是釋之。則意義豈不明哲乎。然如舒詔輩。以此條為叔和之錯。可謂不知讀書已矣。秀菴喜曰。余得先生之說。為自說之徵矣。先生亦聞余說。為其說之徵乎。相視而笑。喫茶而去矣。

時字霍字義

或問曰。先生嘗著文字攷時瘕癘之時字訓善。而為多意。

然古書時之訓善者皆善惡之善而絕無為多意者且霍亂之霍引類篇癘亂也為徵蓋類篇以霍亂病有吐下擾亂之證故霍加疒而言病亂也霍字似非本有亂意然則其說謬者乎何如馨答曰否不然古書時字為多意霍字本有亂意請舉其徵大戴禮誥志篇曰天地成則庶物時庶物時則民財傲孔廣森補注云傲聚也方言云凡會物謂之傲此庶物時明明是庶物多意也荀子議兵篇曰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楊注云滑亂也又曰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又曰勞苦煩辱則必犇霍焉離耳下反制其上注云霍焉猶渙焉也離散之後則上下易位若秦項

然此滑渙霍皆同義故劉向新序滑然亦作渙然楊注則釋霍為渙皆亂離之形容也霍字豈可謂無亂意乎非其治也

論中往往有非其治也之文注者曰非其正治也馨謹案此解近迂非當訓失失誤也禮記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鄭注云非猶失也是也

卧字義

太陽病中篇曰脉浮細而嗜卧者外已解也馨謹案論中所用卧字有二義一是横身也如不能卧但欲起太陽病下篇惡寒而踈卧少陰病篇是也此條卧字猶寐也古者卧寐同義

曰。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鮑注云。更猶反也。呂氏春秋察微覽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高注云。反更也。是更反互訓者也。

心下急

太陽病中篇。大柴胡湯方條曰。心下急。鬱鬱微煩。馨謹案。注家釋急字。皆失其意義。急當訓堅。心下堅字。見金匱水氣病篇。及嘔吐噦下利病篇。心下堅者。即言痞鞭也。太陽病下篇曰。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鞭。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據此。大柴胡湯病證。固有心下痞堅也。且心下堅者。有可下證。辨可下病篇曰。心下鞭者。急下之宜。

大承氣湯

金匱嘔吐噦下利病篇載此條作心下堅

之類可見。古者痞鞭痞堅。

其義相同。心下苦痞堅字。見辨不可下病篇。心下痞堅字。見金匱木防己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方條。此皆痞鞭之意。桃核承氣湯方條。所謂少腹急結。亦蓋堅結之意。與抵當湯少腹當鞭同。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曰。身清廉。急心靜悍。善為吏。急心蓋謂執心堅固也。靜悍謂身靜而氣疾也。禮記曲禮曰。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注云。急猶堅也。是也。古者急堅通義。革訓急。又訓堅。類可見。

極虛字有兩義

謹案。張書所用極虛字。蓋有二義。一是窮極虛耗。如厥陰

病篇。大吐大下之極虛是也。一是但及虛之謂也。金匱水氣病篇曰。其人不渴。汗出即愈。此為風水。惡寒者。此為極虛。發汗得之是也。太陽病中篇曰。先此時。自自讀為而。昭日。使五人齊而長入拜。此而是自字意。極吐下者。與調胃故杜氏以從釋而然則自亦宜釋而也。承氣湯。若不爾者。不可與。但欲嘔。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證。以嘔故知極吐下也。此二極字。亦但及字意。非窮極意。素問繆刺論曰。此邪之從皮毛而入。極於五藏之次也。此極亦同。國語魯語曰。齊朝駕則夕。極於魯。此極即及字意。字義與此同。

煩劇苦三字同義

謹案。煩劇互其義。荀子非十二子篇曰。猶然而材劇志大。楊注云。劇。煩多也。煩一本作繁。今從崇禎本。又解蔽篇曰。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注云。劇。囂煩也。是劇。訓煩。則煩亦宜訓劇也。且其文劇靜對用。又有煩靜對用者。素問生氣通天論篇曰。煩則喘喝。靜則多言。可見煩劇同義。然則如煩疼疼煩燥煩煩渴之煩。皆宜訓劇也。或難曰。煩渴之煩。為劇甚之義。則大煩渴之大。似贅。馨曰。煩渴中之更甚者。謂之大煩渴也。煩渴是五苓散證。大煩渴是白虎湯證。其輕重可見。大煩字猶大甚字例也。昭十八年左傳曰。戍寅風甚。壬午大甚。其字義可見。太陽病上篇曰。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又中篇曰。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又下篇甘草附子湯方後曰。能食。汗出復煩者。服五合。此煩亦皆非煩躁。謂

病證復更及劇也。辨不可下病篇曰：心中太煩，骨節苦疼。苦疼即煩疼也。上文既用煩字，故以苦字變文而已。骨節煩疼字，見太陽病下篇。蓋苦煩亦互其義。金匱中風歷節病篇曰：四肢煩重，心中惡寒。水氣病篇曰：四肢苦重，津液不生。痰飲欬嗽病篇曰：苦喘短氣。黃疸病篇曰：發熱煩喘。是苦重煩重，苦喘煩喘，皆一義。煩渴亦稱之苦渴。見消渴小便利淋病篇。苦字本有窮字意，故與煩劇同義。禮記經解曰：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此苦字即窮字意。戰國策韓策曰：臣請深惟而苦思。苦思即窮思也。又趙策曰：謀人之王，伐人之國，常苦出辭。苦出即窮出也。杜甫登高詩

曰：艱難苦恨繁霜鬢。苦恨窮恨也。如胸脇苦滿，心下苦痞。堅亦宜訓窮也。若為病人困苦，則不作苦胸脇滿。苦心下痞堅，屬不通矣。

傷寒論文字攷續篇卷之上終

